

Life ATTITUDE



“植物墙是关于呼吸的。它提供了一些乐观的信息。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明，人类并没有摧毁了一切，我们仍然能够以积极的方式来创造事物。”

——Patrick Blanc

Patrick Blanc 从绿色世界来的使者

染成翡翠绿色的头发与花朵图案衬衫——Patrick Blanc把他对绿色生活方式的想法，以非常现实的方式加以体现。这个法国男人最著名的便是他所领导的“植物墙”概念，也就是在建筑物的垂直立面上种植出充满异国情调的繁茂花园，为露天空间送去花朵与青葱绿意。它们仿如热带地区翠绿的悬崖，拉近了城市居民与自然的距离。

□ 撰文：Anna Sansom 编辑：Simone Chen 翻译：Shirley Tang 摄影：？ 美编：钟巧芸

植物墙的始作俑者

Blanc的植物墙已经装饰了众多博物馆、酒店、时装店、停车场、购物中心与私人住宅，遍布世界各地，从伦敦到首尔，从巴黎到曼谷。他曾经合作过的人物中包括世界知名建筑师Herzog & de Meuron及Jean Nouvel，设计师Andrée Putman与Marc Newson。他最大的项目是由Nouvel设计、2006年开幕的巴黎凯布朗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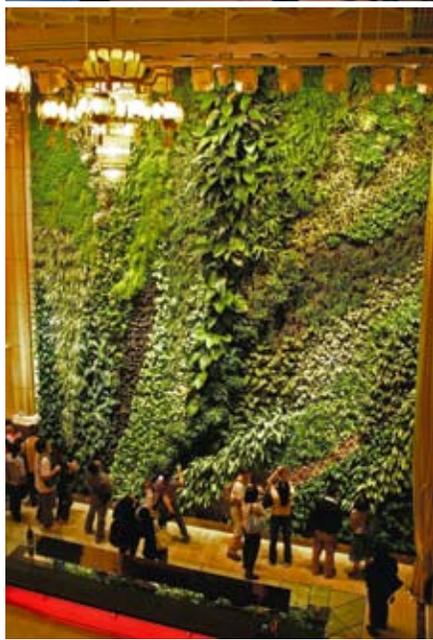
博物馆（Musée du Quai Branly）。这是一个以世界文化为主题的巨大博物馆，其中包括非洲、亚洲和大洋洲艺术，而博物馆如梦似幻的植物立面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16年前，当Nouvel初次遇到Blanc时，他认为后者是“一个奇特而迷人的男子，作为科学家与研究员已建立起稳固的声誉，是一本关于在各种气候条件、不同困难或矛盾环境中生长的世界植物的活百科全书。”



1.



2.



3.



4.

1. 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
2. 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
3. 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
4. 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假字

Blanc的其中一个委托是台北市“国家戏剧院”，他为那里创作了两面植物墙，将于10月亮相。“一面墙上主要是来自亚洲的菲律宾、马来西亚与婆罗洲等地区的野生兰花，”他说，“另外一面墙上是在台湾培育的兰花杂交品种。第一面墙是对野生兰花的致敬，与之相对的，另一面墙则赞赏了人类把多种兰花杂交培育而创造出了全新的品种。”两年前，Blanc也曾为“国家音乐厅”创作植物墙，以庆祝其20周年纪念。

Blanc总是尝试采用带有每个地区特色，以及能适应它们未来生存之地的气候的当地植物品种。“每当我设计一面植物墙时，我总是尝试着在植物的形式中，寻找一个主题与新的概念，”他说。

Blanc的一些作品规模非常宏大。不过他对生态学与植物学的兴趣，却是开始于一个小型而简单的规模。Blanc小时候在巴黎东南部的郊区长大，他很喜欢他的医生的鱼缸，便恳求母亲给他买一个。“当我得到自己的鱼缸后，我最喜欢看鱼儿在里面游来游去，我也得知要放入植物去净化里面的水，”他回忆道，“15岁时，我在一本德国杂志里面看到，为了要更好地净化水，你要在鱼缸上面养气生植物，它的叶子可以垂到水里，而它的根部则可以吸收矿物质，我觉得这真是太神奇了，对生态系统非常有益。它不是用来装饰的。”由此他的植物越长越高，变成了垂直的立面。

Blanc在大学里学习自然科学，被培训为一位植物学家。他对植物与瀑布的浓厚兴趣，促使他于1972年访问了泰国与马来西亚，在热带雨林中他看到了山石上覆盖了绿色植物。然后他便回到法国，自从注意到地板布可以在渗水的同时保持苔藓与纤维，他便转为致力于开发一种结构体系，让植物可以无需土壤而生长在垂直的墙壁上。首先，建立一个金属框架，让植物的根部可以攀附。然后加上一层PVC，上面再加上一层人造毛毡，让植物可以生长。把混合了营养素的水通过织物不断渗透出来而进行灌溉。

他的第一面室内植物墙是1986年在巴黎制作，而他的第一面室外植物墙则在此5年后诞生。他说：“站在一面植物墙附近所感受到空气的清新与纯净，让你马上联想到热带雨林，特别像是靠近瀑布时的那种快慰。”

他创作背后的动机，是如何解决现代生活中与人类存在相关的问题。“我想既然现在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人，也就是大约30亿人住在城市里，我们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，”Blanc说，“而现在由于对全球暖化以及甲型流感的恐惧，也由于逐渐增长的城市人口，人们对如何与自然和谐地垂直共处的方式非常感兴趣。植物墙是关于呼吸的。它提供了一些乐观的信息。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明，人类并没有摧毁了一切，我们仍然能够以积极的方式来创造事物。植物墙不但让人想拍照留念，更带来幸福的感觉；我们甚至看到鸟儿在植物墙上筑巢。”

情迷绿色世界

56岁的Blanc，现在仍在法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任热带植物专家，并不断在世界各地旅行，研究植物物种之间的巨大差异。这样的研究与他的艺术作品相辅相成，让他有充足的技术知识去精心制作植物墙。

“3月时我去了菲律宾的一个小岛巴拉望，在那里我发现了一种有着三角形叶子的奇特秋海棠，”他说，“我把拍下来的照片发给苏格兰的这类型秋海棠的专家，而因为这种秋海棠是我发现的，所以它就以我的名字来命名了。每次旅行我都会带回当地的植物群。”

当构想一面植物墙时，部分的挑战就是找出哪些植物容易适应与其他植物长期同居。然而Blanc却没有兴趣自己进行植物杂交。“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在进行这件事了，”他说，“我没有兴趣对新品种进行干预；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工作资源。不过要是其他人创造出全新的植物品种，我也会非常高兴。”

Blanc刚在澳大利亚悉尼完成了一个项目，他为那里的住宅楼宇创造了多面植物墙，仅用源自澳大利亚本地的植物。“澳大利亚的植物群非常丰富，我迫不及待想要看它们一个月之后的样子，”他激动地说，“我总是会在项目完成后的两三个星期回到那里，看看植物墙是如何进化，以及它是如何安顿下来。一开始，你要看看是否需要调整灌溉方式与灌溉系统。理论上，如果一开始就一切顺利，那么后面的发展也会很好。”

目前他正在进行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停车场项目，以及伦敦希思罗机场候机室的项目。Blanc未来的其中一个项目，就是与Herzog & de Meuron合作设计全新的迈阿密艺术馆，它计划于2011年开幕。此前，Blanc就曾与这组瑞士建筑家在马德里的Caixa Forum的项目中合作，这是由一家西班牙银行所有的文化中心。而这一次Blanc将为迈阿密艺术馆的室外圆柱创作植物墙。

“我很有兴趣去尝试为墙壁想象一种全新的、不同的形式——例如螺旋或是圆柱——并且尝试可以在上面赋予何种结构，”他补充说，“我感觉到建筑物的许多垂直表面上都是很自由的，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它们。我们需要努力创造出各种情景，就类似于人们是如何在悬崖上居住，或是在岩洞中栖息。”

毫不奇怪地，Blanc在他位于巴黎南部边缘的新家的室内与室外都创作了植物墙，而在新家里他拥有以美丽植物的书籍为主题的图书馆。作为植物墙的大师，他已经非常成功，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模仿。“我认为被别人模仿正是成功的一种标志，因为这表明某种事物被看作是有效的、重要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总是有越来越多的项目，而在未来几个月我也被邀请出席香港、首尔，以及哈佛大学中举行的会议。被邀请参加会议意味着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，人们对如何让城市变得更惬意感兴趣。这种关注正处于今日世界问题的中心——未来的世代将如何生活在明天的城市之中。”

但是，他坚持说他最大的标志就是他的绿色头发。“我从1985年开始就染了绿色的头发，”他说，“自从因为我的植物墙而逐渐变得有名以来，我的绿色头发就变成了某种标志。我也总是穿着成现在的这个样子，从1972年我第一次到亚洲访问时就是这个样子。与许多学生一样，那时我没有多少钱，我很高兴可以找到这些有趣而便宜的衬衫，上面印着野生花朵与图画。”

Blanc指出，许多亚洲人很难相信他是欧洲白人。“当我在亚洲时，人们总是以为我是混血儿，”他说，“正式地说我不是亚洲人。不过我父亲家族的一位堂兄弟长得也像亚洲人。所以或许我父亲的家系拥有亚洲人的血统吧。不过比起研究我的家系，我对植物的生命更感兴趣！”